

宗教、情慾、家庭在香港的政治糾結

黃慧貞

近年有關宗教文化的討論重新受到學術關注，其中原因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以來西方對宗教原教旨主義復興，特別是針對伊斯蘭世界神權政治所積壓的憂慮有關¹。美國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及哈佛政治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在九〇年代在他自創的期刊《外國事務》(*Foreign Affairs*)初發表〈文明的衝突〉(1993)一文，直言世界的衝突將隨著冷戰結束之後，由意識形態和經濟的領域轉移到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之間。他所說的不同文明和文化，主要是指西方以基督教為本的文化價值與東方奧圖曼帝國影響所及的伊斯蘭文明價值的衝突。由於中東地區在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與美國關係的越趨緊張，亨氏的論點遂將新一輪東西文化與宗教衝突論戰推向全球政治策略的高峰²。

事實上，原教旨主義一詞首先出現在二十年代的美國福音派新教信徒(Evangelical Protestants)之中。面對當時學術界方興未艾的《聖經》文本批判理論，福音派信徒為辯護《聖經》無誤而出版連串小冊，題目就是《基要信仰》(*The Fundamentals*)。所以，基要主義或原教旨主義對當時的福音派信徒來說，是一個為持守真理而引以為傲的自我標記³。

¹ 特別是1979年伊朗新政府推翻美國長期扶植的巴列維王朝，成立了二十世紀現代社會中第一個神權統領國家。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Ruhollah Mousavi Khomeini, 1902-1989)推動的宗教復興運動的主張中，就包括打倒美國為首的西方政治霸權。

²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3 (Summer 1993): 22-49. 文章原本是他是在美國企業學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一篇演辭，主旨在回應Francis Fukuyama有關「歷史終結」(End of History)的論述，後來發展成論文刊登。之後他更將論點發展成書，題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³ 參David Zeiden,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Protestant Christian and Islamic

是時的基要派政治神學觀是世外的，追求天國的靈命而不著眼於現世的政治參與。今天翻譯作原教旨主義派別的美國右翼基督教(又叫新保守主義信仰)，與之前最大的不同亦在這裡。今天令公眾憂心忡忡的正是一種要回到如中世紀式神權政治管治的想像，希望政府的管治基礎建立在宗教價值之上。美國右翼基督教其中一個最主要的七十年代領袖，謝里·弗魯維爾(Jerry Falwell, 1934-2007)，很清楚地指出過去福音派信徒對政治撒手不管的錯誤，因為所產生的後果就是將政府的管治權交在自由主義者、性解放者、世俗主義者的手中，他要帶動的一個全新宗教運動就是要倡議信徒積極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使之不再背離《聖經》的真理⁴。另一位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福音廣播佈道家、右翼基督教主要領袖，柏慈·羅拔遜(Pat Robertson, 1930-)，亦一再強調及呼籲信徒積極爭取讓基督教重返政治的主軸之中，不單只不能再停留在政府管治的底層，而是要佔據它的最上方⁵。基於這個信念，他在198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參與競逐成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結果敗選。由七十年代美國新崛起右翼基督教保守政治，到七九年伊朗革命牽起的現在被稱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政治浪潮，到世界各地各種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宗教政治活躍主義」(religious political activism)和宗教及種族的抗爭，今天的宗教原教旨主義正式躍升成為左右社會、政治和文化發展所不可忽略的重要政治議題。

在香港，基督教挾着英國管治香港期間得到的特別優待，在社會服務及教育方面一直佔有主導地位⁶，在有關業界的影響力自然不言而

Fundamentalisms,” in *The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lected Themes in Christian and Islamic Fundamentalist Discourses*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2003), 23-60.

4 Jerry Falwell在美國電視檔案室(Archive of American Television)在2003年在他創立的自由大學辦公室為他拍攝的一個個人專輯中的講話，參<http://www.emmytvlegends.org/interviews/people/jerry-falwell>。

5 參Pat Robertson在美國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宣傳片上集的呼籲，參<http://www.youtube.com/watch?v=MeEKAwJKCvk>。

6 根據前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及香港基督教社會服務處主任郭乃弘牧師的闡述，

喻。2004年在政府意欲為立法制定性傾向歧視條例展開公眾諮詢的前夕，明光社、青少年愛滋教育中心⁷、基督教青年會及其他組織在11月29日舉辦一個百人的工作坊，以訓練前線社會工作者、教師、及教牧人員認識同性戀問題，以及示範如何協助他們糾正性向為目的。事件經傳媒報導後，在一定意義上開展了香港大眾對基督教銳意積極介入香港政策制定的疑慮⁸。

之後一連串的事件，包括2005年在5月到7月期間連續在香港主要報章發動的萬人簽名運動，2006年香港愛情小品電影《春天的童話》以及香港電台時事檔案節目《同志戀人》，接連遭受投訴及其後訴訟，至《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風波⁹，將香港基督教右派形成問題在社會及基督教圈子的討論推至新高點。接着2009年政府借勢提出互聯網資訊的審查條例及《家庭暴力條例》的諮詢，過程中基督教教會和團體的高度動員和參與，包括發動基督教中學校長、老師、家長、學生以及教會會友出席論壇和廣泛簽名支援，聲勢懾人。其中一次由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公聽會，討論《家暴條例》修訂建議，不但有破委員會紀錄的63多個團體出席，而且在立法會門外亦有逾300人示威。經過明光社和香港性文化學會銳意策動，基督徒民意形塑成一股鋪天蓋地的基督教保守力量，成功地左右政策的討論和制定。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牧師在一次討論會上發言指同性戀屬「社會歪風」，一經

香港教會在九零年代承辦香港社會服務超過六成、中小學教育超過四成，並醫療服務約兩成。參Kwok Nai Wang, *Hong Kong Braves 1997* (Hong Kong: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1994)。

7 1995年開始時用英文名字TeenAids，中文名字為後來加上。它的英文名字更為大眾所認識和引用。

8 See “Editorial,” and Ravina Shamdasani, “Christian Seminar to ‘Reorient Sexuali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9/12/2004.

9 2007年5月6日，多家報館收到讀者的投訴，指責《中大學生報》內容不道德。事件經傳媒重點報導而成為全城話題。5月10日，中大校方召開紀律委員會，事後教務會署理教務長向全體出版委員發出共十二封警告信。5月14日，《學生報》的2月及3月號〈情色版〉正式被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裁定為二級不雅刊物，學生報編委不服上訴。2008年10月21日，高等法院指淫審處作出評級時，並沒有清楚列明《學生報》不雅部份，構成不公平，裁定《學生報》前總編輯勝訴，即時撤銷有關評級，事件至此正式告終。

合法會為社會帶來更多「養鴨一族」，令大學生成為「性奴」及「帶來更多AIDS同HIV受害者」的言論一出，更激化起一股「反宗教霸權」的情緒。2009年2月15日，一個自稱「宗教霸權關注行動」發起遊行，通過網上動員逾百人參與，高舉口號為「維護公民社會價值、反對宗教右翼霸權」¹⁰。是次爭議牽動教會內外人士的神經，將右翼基督教已否進佔香港的討論進一步聚焦。

究竟香港福音派信徒過去十年的政治活躍算不算宗教原教旨主義？他們有多大程度可以歸入基督教右派的一員？保守的「宗教政治活躍主義」又有甚麼問題？他們揭示的是一個怎樣的情慾及家庭政治？本文從香港福音派九〇年代末，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學會及維護家庭聯盟成立以來，所形塑的一股基督教積極參政的氛圍開始，分析美國右翼基督教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策略如何進入香港教會，並銳意左右香港公共政策尤其與性倫理和道德尤關的政策制定。假如說，香港福音派的政治議題、意識形態、主要論據及參與模式，都與美國右翼基督教的原教旨主義式政治沒有基本的分歧的話，香港福音派的政治活躍與美國右翼基督教即使沒有組織上的直接聯繫也並不重要。因為後者的精義已經組構成香港教會自我理解的一個重要部份，成為福音派信徒在社會上自我身份界定及時代使命認同的重要內容，也就是在實質上推動美國右翼基督教的價值和文化的政治爭戰。

一、基督教與情慾的對壘

基督教會一直都是制約情慾的堡壘。女性主義神學家露斯瑪利·蘿特(Rosemary Radford Ruether)分析早期猶太及希羅文化中發展的基督教神學，如何在論說上帝本質和人類創造的過程中，奠定了基督教捨

¹⁰ 參〈家暴條例修訂支持者力撐同志觸發反宗教霸權大遊行〉，《蘋果日報》，港聞版A13，9/2/2009及「百人遊行反『宗教霸權』」，政情版A09，16/2/2009。

棄身體以得靈魂救贖的說法¹¹。事實上，早期教父的神學基本上認為性是人墮落之後的結果，所以男女交媾最多可以具有功能上而不是享樂的價值。簡單來說，經典神學處理性事的態度一就是肯定其在繁衍功能上的必要；二就是在婚姻的框架內提供較有秩序的情慾控制，以免引起更大的罪惡。奧古斯丁甚至提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會情願無動於衷地為生育進行交媾，又將一位基督徒丈夫對太太的關係比喻為「愛你的仇敵」¹²，可見早期基督教神學中性歡愉是完全沒有地位的。雖然中世紀新教開始的時候曾就婚姻予以較正面的意義，但是始終沒有離開以生育和維持社會秩序為骨幹的性觀，男女婚姻以外的任何慾望表達根本不可能考慮¹³。

今日的美國右翼基督教，由開始時爭取學校教授創造論和反對墮胎，到後來差不多以反對同性戀為運動的核心，一直以維護家庭為主要的推許價值和組織策略¹⁴。事實上，在這個脈絡下，維護家庭運動的主要作用，離不開堅守異性戀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以下簡稱「六一原理」)的合法交媾模式。由多個右翼基督教組織聯合籌辦的一個名為「世界家庭議會」(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的全球家庭網絡¹⁵，在它們在1999年在日內瓦的第二次大會宣言中，就將家庭的定義緊鎖在「原生家庭」(natural family)的理念上。其內容除了一再肯定「六一原理」式的家庭模式是唯一應該受到支持和保護之外，宣言還訂

¹¹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Misogynism and Virginal Feminism in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in *Religion and Sexism: Images of Woman in the Jewish and Christian Tradi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6), 152-154.

¹² Augustine, *City of God*, 第二部份。

¹³ 參黃慧貞：〈基督教對女性色／性／情慾的規劃〉，收《求真的道路上》，黎志添、劉國英、張燦輝合編（香港：中華書局，2003）：159-172。

¹⁴ Martin E. Marty, "Fundamentals of Fundamentalism," in *Fundament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Lawrence Kaplan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2), 15-23.

¹⁵ 主要成員組織包括：Focus on the Family, Concerned Women for America, America Family Association, Christian Coalition,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an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明它的作用包括：人類的傳續、子女的養育、性的調節、互相扶持和保護的提供、建立穩定的經濟、以及保持代與代之間的緊密聯繫¹⁶。「原生家庭」要是符合「六一原理」的，也就是要指向繁衍後代的，間接將同性戀配偶排除於「家庭」的範疇之外。

因為基督教神學及教會對西方文化和社會的深遠影響，難怪近代的文化及心理學分析論說都衝著基督教傳統而來。除了福柯著名的性論篇藉著天主教的懺罪告解禮痛陳西方社會如何通過宗教言說進行性規訓外，弗洛伊德亦藉著《聖經》中阿伯拉罕和摩西的故事，發展他以弑父為所有人類文化發展起點的理論。事實上，從西方文化發展的脈絡看，從弗氏到拉崗心理分析學說中心的「父親」，正是由猶太教發展過來那位授予人類社會及文化權力的「父神」。拉崗的「父親的律法」(the Law of the Father)的權力之所以可以鋪天蓋地，充斥整個語言象徵體系，不是因為那來自核心家庭的父親，而是因為那來自人類文化中至高無上的創造者，一個在天上的父神。閹割情意結的最高仲裁者，正是這位基督教獨一無二而且會妒忌的神。

法國心理分析學派的女性主義者如克莉斯蒂娃和伊里格蕾就這「父親的律法」所顯示的一套邏輯作了深刻的批評。她們指這套以父為中心的法規是建立在壓抑差異之上的，它的特性是支配和征服。它的權威建立在對「他者」的馴服上；它的穩定性建築在「他者」的消音；它的實踐就是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兩位女性主義學者徵用了很多基督教的語言和象徵，突顯基督教傳統如何封殺性事，而且特別是褫奪女性的性，建立如瑪利亞般的無性無慾卻具繁殖能力的「貞女兼母親」的一個神話式情慾文化典範¹⁷。在這樣的邏輯裡面，享樂的(特別是女性的)色／性／慾是危險的，只有將性功用化，就是在「父親之名」下進行可以

¹⁶ 參<http://www.worldcongress.org/>

¹⁷ Julia Kristeva, "Stabat Mater," in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160-186.

繁衍的性是可以容許的，而且是必須規管的。伊里格蕾更指出女／性在父親法規的邏輯之中成為市場經濟交易的一部份，女／性亦順理成章地由宗教象徵轉換成為經濟生產的符碼；它的生產功用更輕易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所吸收和挪用¹⁸。

馬田·里斯博羅持(Martin Riesebrodt)，一位宗教社會學者指出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核心正是父權制度；宗教原教旨主義要反擊現代性的重點正在於後者對傳統父系權力分配模式的急劇銷毀力量¹⁹。在這個轉變中，一神宗教所固有的父權、社會精英特權、統領族群的主導權，性的繁殖權以致性別的操控權都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脅。由是，女性主義者成為宗教原教旨主義的主要敵人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她們拆解的不單是性／性別的權力層階(sex hierarchy)而已，她們所搖動的是父權社會合法性授予權力的根基。用里氏的話說，原教旨主義者利用對性和女性的控制作為保衛文化傳統的體現，因為他們最終要保衛的就是父系階層操控權力的合法性。換句話說，性／性別的權力層階的拆解，搖動了傳統以來權力分配架構的根本，是以宗教特權與情慾解放從來都是根本地衝突。

一套以駕馭和征服為動力的基督教的「父親法典」，由中世紀到二十世紀初一直南征北伐，通過歐洲殖民主義將版圖不斷擴張，所到之處引起多重延禍至今的種族和宗教之爭，亦種下今日亨廷頓所吹噓的東西文明衝突，及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族群激烈抗爭的禍根。經過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和世界各地國族獨立運動的衝擊，基督教帶著與殖民主義同謀的歷史面對來自第三世界民眾的詰問。六十到七十年代的美國，出現了以內省基督教西方霸權為主調的自由主義神學和

¹⁸ Luce Irigaray, "Women on the Market," in *French Feminism Reader*, ed. Kelly Oliver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 211-225.

¹⁹ Martin Riesebrodt, "Fundamentalism and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Women," in *The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Religion*, ed. Said Amir Arjoman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244.

解放神學的浪潮，衝擊教會抱持絕對真理的立場，這本來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新契機。可惜的是，福音派的信徒看到的是基督徒身份的失落、真理受蒙蔽、掌控權力的下墜、以及自由主義引伸的性解放、並相信由此引發的一個道德崩壞的社會。所以，與其說美國七十年代興起的宗教新保守主義運動是對現代性和世俗主義的反彈，不如說是基督教福音派信徒對自我身份和價值的一次挽救行動，也就是以父律為中心的宗教掌控地位的自保。用心理分析的話語說，這場保守主義運動正好在進行又一次的女體馴服及為鼓動繁殖能力的新亢奮。

香港福音派維護家庭運動(下簡稱「維家運動」)的核心成員，浸會大學校牧葉敬德在他一篇文章中指出「性是一種強大的力量」，所以必須要「適當地調控這種力量，以維持社會的秩序」²⁰，並倡議以婚姻和家庭制度實施制約。不過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引述聖多馬的婚姻神聖並不須依靠交媾，後者只是前者的附設而不是其必要條件。如此前後矛盾的訓諭，足見基督教神學傳統中對性慾的雙重禁忌。文化評論人梁文道將美國與香港右派教會一併討論，指出兩者其中一大共同特點正是同樣將道德議題收窄到單一以性為中心²¹。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講師陳士齊在2007年的香港基督徒學會季刊《思》索性點名指「那些反賭波的、反同性戀、抗拒就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基督教派，就是香港基督教的右派，再加上近期的《中大學生報》事件，那些堅持《中大學生報》犯錯的教徒，就是香港基督教右派」。他指的香港基督教右派就是以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學會及維護家庭聯盟為首支持維家運動的有關福音派教會和組織。縱使香港的維家運動支持者申明就中東政治立場上與美國右翼基督教相悖，陳氏認為他們的文化根源就是來自後者²²。雖然陳氏上述的判斷說法有點意氣，然而對於性道德的堅持，始

20 葉敬德：〈香港的婚姻家庭政策〉，收《家庭友善政策初探》，13。

21 梁文道：〈基督不丟石頭〉，《明報》，港聞版A08，7/2/2009。

22 陳士齊：〈香港基督教右派的意識形態〉，《思》，106，(2007·9月)：19。

終是右翼宗教團體的關注核心，香港福音派在這方面的論說和辯解與美國基督徒右派如出一轍，將兩者從意識形態和宗教價值上的同一堅持視為一組實為合理結論。

二、性壓抑的出路——基督教家庭價值的迷思

繼明光社在1997年及香港性文化學會在2001年成立之後，維護家庭聯盟又在前兩者的推動下於2003年成立。湊巧的是，縱使美國右翼基督教組織自七十年代開始從來都強調家庭，同年由號稱美國信徒最多也是右派龍頭大哥的美南浸信會及有關家庭關注組織亦成立了一個維護家庭聯盟(Pro-family Coalition)。香港的維護家庭聯盟成立後一年，發動了第一次基督教的報刊大型簽名運動，口號是「捍維一夫一妻，反對同性婚姻」，明確地申明了組織的目標。在約一年後，聯盟再次發動萬人簽名，在報章上刊登四版廣告，強烈聲明反對政府進行任何有關同性戀立法的諮詢或籌備行動。通過如是連串大型公眾行動，香港維護家庭運動最主要關心的是甚麼家庭價值自然不言而喻。

香港福音派政治活躍分子堅持的是異性戀核心家庭的「模式」，事實是就他們為推廣此家庭模式而提論的「價值」根本不存在甚麼爭議。在剛過去的十月份，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進行了一年一度的周年研討會，主題是「家庭友善政策」。幾位為家庭價值護航的教內人士，不約而同的推許一種以關愛為基礎的家庭關係。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鄭順佳「從基督教人觀看家庭教育」強調後者必須回到對人的價值的根本肯定，從人受造的尊貴、獨特性、對是非對錯判別能力的培養，到認識其與世界及鄰里的關係，以重建家庭價值的基礎²³。另一位講員香港宣道會北角堂牧師譚廣海談「教會如何協助家庭實踐『屬靈牧養』」時，提出的觀點也一樣。那就是要以基督徒的靈性生活為基石，建立人

²³ 參鄭順佳：〈從基督教人觀看家庭教育〉，收《家庭友善政策初探：二零零九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文集》（香港：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09），93-102。

與人的關懷，造就家庭成員之間的彼此關顧。他特別強調，教會可以扮演積極角色，鼓勵家庭之間的互相守望，正視信徒面對的種種衝擊和需要，使各人得力、更新與成長²⁴。

為了關愛家人，香港浸信神學院實用神學助理教授蔡志強更指出現代性別角色調校的必要性。雖然《聖經》提到「丈夫是妻子的頭」（以弗所書五章23節），不過信徒不應將之理解為一種超然的權力，而是丈夫肩負家庭的責任，包括愛惜妻子、供養父母、及成為子女的生命導師。是以他鼓勵教會發展男性事工，以重新「建立『家庭的頭』」為焦點，談論男女角色在現代社會中的重新編配。他引用香港教會更新運動胡志偉牧師對教會日漸偏向陰柔而致「雄風不現」²⁵的情況，強調教會需要重新注視和建立「健康的」弟兄²⁶。雖然建立男性事工仍然隱含著教牧人員對弟兄多於姊妹的關顧²⁷，所講論的性別平等又多回到各安其份各司其職的一種兩性互補論說，但接受弟兄角色需要進行適當程度的現代調校，仍然反映著部份福音派人士在性別權力分配上的意識調協。

即使家庭價值的理想內容通過上述類似研討會不斷地重複，講論者亦嘗試不斷地強調對人獨特價值的珍重以及對人的基本尊重，在最近一次引發福音派維家組織被指「宗教霸權」的事件衝突中，又一次暴露異性戀家庭「形式」的守護始終才是他們爭戰的核心。在本年初1月10日香港民政事務署舉辦就《家庭暴力修訂條例》公眾聽證會的同時，立法會門外聚集了三百多人示威抗議。他們高叫「不要男媽，不要女爸，同性同居不是家！」以及「我們不要男人做新抱，不要女人做女婿！」的口

²⁴ 譚廣海：〈教會如何協助家庭實踐『屬靈牧養』〉，收《家庭友善政策初探：二零零九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文集》（香港：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09），103-107。

²⁵ 蔡氏引論胡志偉的文章，指出教會男性會眾比例在過去十年有下跌趨勢，而且男性教牧比例亦由1994年的60%跌至2004年53%。參胡志偉：〈男士事工〉，收《轉變中的成長—香港教會研究2006》，胡志偉、雷安琪編（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06），153。

²⁶ 蔡志強：〈建立『家庭的頭』——男人事工〉，收《家庭友善政策初探：二零零九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文集》（香港：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09），107-114。

²⁷ 在本年10月一次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舉辦的「姊妹論壇」中有參與者分享其堂會牧師對於男人小組的發展非常雀躍，卻對姊妹要求成立小組置諸不理。

號。這次門外門內的動員抗爭行動，很清楚又是衝著同性戀而來。這次抗議的動機在於反對在《家庭暴力條例》的修訂加入保障遭受家居暴力的同性同居者的條款。因為他們相信，一旦把同性同居也納入於此一條文的範疇之內，無形中便會給人一個印象，認為同性同居被賦予與家庭等同的法律地位和待遇，為以後同性婚姻立法開闢了缺口。即使條文有註明條例不會修改現行香港法律對婚姻和家庭的界定，反對的基督教維家人士仍然堅信此例一開，傳統家庭一夫一妻的核心價值將會如骨牌效應般傾倒。維家組織針對修訂條例傾巢而出鼓動反對者，並前後矛盾地辯說支持同性戀者被含括在反暴力條例之中，只是不容許將他們納入一則以「家庭」為名的條例之內，又一次突顯其真正要守護的「家庭價值」不過是一男一女的組合形式。

蘇穎睿，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堂牧師，撰文為蘇穎智牧師(同會恩福堂牧師)辯護時，直言反對《家庭暴力修訂條例》的原因就是恐防同志社群或他們的支持者會藉此推論同性同居伴侶的合法地位。相對於香港性文化學會回應「宗教霸權」指責時否定以「《聖經》的價值高於一切」為反對條例的原因，蘇牧師的說法更直率和坦白。他的理由很清楚，反對條例修訂的原因是同性戀關係不是基督教所認可的。換句話說，反對任何法律條文上以同性戀指涉「家庭」是他們反對修訂《家庭暴力條例》的主要原因；而反對同性戀者可以包括在家庭定義之中的原因就是基於他們所理解的基督教信仰。簡單來說，對維家組織來說，基督教反對同性戀的立場是沒有任何轉寰空間的²⁸，整個維護家庭運動就是反同性戀運動。

儘管教內不少人挺身而出反駁「宗教霸權」的指控，亦多番辯稱香港並不存在基督教右派，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慧華，在她發表的一篇有關《聖經》家庭問題的文章時，所採用的「家庭」定義

²⁸ 蘇穎睿：〈『家暴條例』的風波〉，《香港基督教週報》，2324期，8/3/2009。參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4DACTION/W4D_CWREAD/18150/20/BACK

就是1999年日內瓦第二屆世界家庭會議的宣言²⁹。香港福音派政治活躍分子與美國右翼基督教的維家思維，又一次相通了。

三、基督徒的積極政策介入與香港的政治角力

回應上述「宗教霸權關注行動」，香港性文化學會在遊行翌日公開回應，反駁行動者的指控都是子虛烏有。福音派的連串反同性戀及維家運動並沒有進行甚麼「政教勾結」或組構成為甚麼霸權，並認為宗教團體不但對政府的司法部門全無影響力，許多司法判決對宗教價值觀根本就相當不利。聲明指出宗教團體在爭取《家庭暴力條例》修訂的過程中，只是行使香港公民權利表達意向和向議員遊說而已。對於「宗教右翼霸權」的指控，聲明指出那純粹是一種惡意的標籤和攻擊³⁰。

「宗教霸權」的指控在教會內引起頗大的迴響。突而其來地在公眾媒體面前成為攻擊目標，一股基督教被現代社會欺壓的鬱結情緒立時湧現。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余達心牧師在《明報》發表文章：「基督徒，請你封嘴！」，反諷公眾根本不尊重基督徒表達意見的權利³¹。他認為反霸權示威行動是明白地衝著教會群體而來，它並不是偶發的，而是針對近年來教會在性道德議題所持守的立場和態度的一次集體反彈。他更認定這些反對者是來自幾種特殊的組合，其中包括同志組織、出走信徒、網絡新世代，以及擁抱自由主義的傳媒人，他們的目的是要燃點火焰，改革現行社會體制³²。他的同事鄭順佳亦抱怨反對者「在反排斥

²⁹ 吳慧華：〈解構創世記的問題家庭—反思和諧家庭的要素〉，收《家庭友善政策初探：二零零九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文集》（香港：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09），123。

³⁰ 〈性文化學會發聲明回應反宗教右派遊行〉，《時代論壇》，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51651&Pid=5&Version=0&Cid=220&Charset=big5_hkscs，擷取日期：15/11/2009。

³¹ 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余達心牧師在反右派宗教遊行的第二天在《明報》發表短文，批評時事節目評論員吳志森在其節目中針對基督徒。參<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215/4/ap44.html>，擷取日期：10/11/2009。事件引起教內外議論紛紛，認為一種公眾與基督徒對立的情緒漸見明顯。

³² 社評：〈當不滿衝著教會而來〉，《時代論壇》，1121期，22/2/2009。

的口號中排斥異己，以反霸權來建立一己的霸權，以醜化自己來對待異見。」³³正因為這樣，福音派政治活躍分子鼓勵信徒一定不可以沉默或啞忍，反而需要繼續支持和加入以基督徒的立場發聲。成為其中一個主要被指控對象的香港播道會恩福堂亦發表聲明，指該教會會繼續本著合乎聖經的原則，以及香港法律賦予所有公民的權利，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³⁴。

福音派維家組織銳意介入政府政策的制定，近年積極進行與政府及政治黨派結盟。用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的講法是，維家組織遊說官員是基本公民權的行使，他們與黨派合作不論其政治取向，一切以「維家」目標先行³⁵。近年不少的香港福音派「維家運動」成員最愛引用的就是香港特區政府2005-2006年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提出「重視家庭」這一節³⁶。對之後成立的家庭議會(Family Council)，雖然仍然抱怨其中不盡完善的地方，但仍然視為極大鼓舞，也予以厚望。曾蔭權在2006-2007年施政報告中更破天荒地加入詳細核心家庭價值的描述(佔了全文76節中的16節)，使支持的教會和組織欣喜不已。在此報告的42節，特首明確地表明宗教團體是政府依賴推行家庭價值重建的主要界別之一，維家組織的積極介入政策制定可說初見成效³⁷。

由曾蔭權當特首以來，政府高級官員與基督教的關係亦越見緊密。2007年香港基督新教舉辦了一個大型的葛福臨佈道會，上千萬的製作及宣傳費用，由香港政府的「香港回歸中國十年」紀念活動基金贊助。是時同為基督教徒的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政制及內地事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51731&Pid=2&Version=1121&Cid=590&Charset=big5_hkscs，擷取日期：10/11/2009。

³³ 鄭順佳：〈從基督教人觀看家庭教育〉，收《家庭友善政策初探：二零零九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文集》(香港：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09)，98。

³⁴ 〈恩福當回應反宗教右派遊行〉，《時代論壇》，同上。

³⁵ 訪問蔡志森，21/4/2009。

³⁶ 參<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5-06/chi/p45.htm>

³⁷ 參<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6-07/chi/p36.html>

務局局長林瑞麟、保安局局長李少光 and 環境局長邱騰華也親臨現場，甚至走到台上在李少光局長領禱下，為香港祈求平安。另一方面，由馬時亨妻子馬王培琪成立的全城更新運動由2003年開始引入「全球禱告日」，每年在香港大球場舉行萬人聚會，出席的除了馬時亨之外，同樣有多位官員參與。香港福音派與政府建制的關係遂成為社會公眾的關注。

眾所周知，因為殖民地對基督教教育的特別看顧，香港的中產、專業和知識份子之中基督徒的比率佔很大比數。根據非正式的統計，在政府架構主要官員中，教徒比例一直偏高。在香港政府最高管治架構3司12局中，天主教徒有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而基督新教信徒有政務司司長唐英年³⁸、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保安局局長李少光、環境局局長邱騰華。也就是說，在包括曾蔭權(天主教徒)在內的16人管治班子中，最少有基督徒12人，比例高達75%³⁹。另外，立法會議員也有不少是天主教徒或基督徒，在三十位民選議員中，最少也有11位天主教徒或基督徒，佔民選議員的37%⁴⁰，比例遠高於政府2006年公佈全港基督徒居港人口比例的9.6%⁴¹。如此高度集中的基督徒比例，在政府要作

³⁸ 只有下列鍾祖康在《開放雜誌》在2008年7月1日發表的文章中提及，未能作實。

³⁹ 民選立法會議員中天主教徒包括：余若薇、梁家傑、李華明、鄭家富；基督新教徒包括：葉劉淑儀、涂謹申、梁美芬、黃毓民、馮檢基、李卓人及黃成智。非民選議員的宗教背景較難查證。

⁴⁰ 據報曾蔭權上一屆管治班子的基督徒比率更高，達到86%。上一屆首長級官員還包括：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和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參鍾祖康：「基督徒治港與工程師治國」，http://william_yauwing.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302020，擷取日期：2/11/2009。

⁴¹ 基督徒人口包括天主教徒及基督新教徒(Protestants)在香港年報2006年第十八章：「宗教和風俗」中記錄為660,000人，其中243,000人為天主教徒，320,000人為基督新教徒。參http://www.yearbook.gov.hk/2006/en/18_06.htm。當年香港人口中期統計的居港人口為6,864,346。參http://www.byccensus2006.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981/a101c.xls，擷取日期：10/11/2009。香港2009年中期人口統計中居港人口

出一些與社會公共價值尤關的政策制定時，其中產生有形無形的影響實不容忽視。

眾多高級官員中，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的身份最為敏感。2006年帶領親北京親政府的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簡稱民建聯)草擬《民建聯家庭友善政策建議書》⁴²的正是蘇錦樑，當時他是民建聯的副主席。然而他也是香港福音派維家運動的教會支持重鎮中國基督教播道會⁴³(下稱播道會)港福堂的會友，是以該會主任吳宗文牧師亦是起草委員會的成員之一。更有趣的是在政策報告發佈的記者會上，主持及出席發佈會的基本上都是基督教代表，其中包括：陳世強，國際全備福音商人團契香港區總監及中國區會會長，基督教敬拜會會友，政治身份之一是中國深圳市政協委員；羅美珍，播道會兒童之家主任；柯廣輝，播道會專業資源中心主任及法律顧問；萬得康，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牧師，視博恩(CBN)⁴⁴香港義務顧問牧師及節目主持人⁴⁵。今日的蘇錦樑副局長又剛好是負責去年(2009)年初就修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官員，過程中福音派基督徒傾巢而出，支持收緊網絡資訊管制，被反對者戲謔為「網絡廿三」，將之相比於年前香港公安條例的修訂⁴⁶。

禰智偉，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會智囊》副總編輯，對

總數為七百萬。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

42 全名是《建構和諧家庭：民建聯家庭友善政策建議書》，2006年7月。參<http://www.hkfamily.net/report.htm>

43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The Evangelical Free of Church of China)是美國Hans J. von Qualen牧師於1888年所創立，1937年在香港設主第一所教堂，並於1949年全面撤出中國，駐守香港。美國基督教播道會(Th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merica)是美國基督教右派維家運動的主要成員。

44 CBN全名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是美南浸信會Pat Robertson於1960年創辦的全美福音廣播網絡，也是美國基督教右派的主要大本營之一。

45 另外兩位出席成員為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的蔣麗雲及民建聯專業教育委員會主席李瑞成。

46 2003年政府意欲為《香港特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國家安全法進行立法，引發當年7月1日超過五十萬人上街遊行抗議，立法最後擱置。

家庭政策的性質和其元素做了很精細的分析。他仔細地將家庭友善政策與及家庭政策分拆開來，提出後者要處理的不單是價值的推許，關注點也不應只止於某些個別的條文字眼上的修訂。因為與家庭「健康」尤關的事務細節顯然跨越個別公共政策的範圍，所以家庭政策為了完成實際推行上和要處理的各層面具體問題，它需要的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家庭視角』」，以貫穿整個施政。更重要的，他提醒大家「家庭價值的討論或者是制訂有社會認受性的家庭政策的必要條件，但絕非充份條件，甚或可能令家庭問題被錯誤定性、被約化為個人倫理或操守問題。」⁴⁷況且，「家庭價值有難克服的不完整性，既可能與其他社會價值發生衝突而必須有所取捨，又不足以處理公共政策上重新分配權責、財富、機會的公平公義問題」⁴⁸。所以，若要切實地關懷香港的家庭「健康」，推行的政策必須要兼顧現實環境，在有限的公共資源下平衡眾多的社會需要、排出不同議題的緩急優次。這裡面牽涉的是一系列的政治學原則，不是教會以某單一基督教價值要求可以裁決。

禰氏的分析清楚地指出要政府推行「家庭政策」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教會未必作好準備。正如在同一個研討會上詳細闡釋香港貧窮家庭處境的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研究主任黃健偉，他對貧窮家庭的關注就沒有被引入在研討會的總結作為參考⁴⁹。加上，福音派維家組織從來沒有關注其他如跨境婚姻的團聚問題、貧窮家庭的結構性問題、單身女性比例增多、或單親家庭的支援問題等等，亦未有在現行組織及關注上細緻處理好政策執行問題。如是，維家組織對家庭政策的關注恐怕只有呈現為一個打擊同性戀在法例上進一步「合法化」的動員行動而已。

⁴⁷ 禰智偉：〈解構特政府的家庭政策〉，收《家庭友善政策初探：二〇〇九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文集》（香港：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09），34。

⁴⁸ 禰智偉：〈解構特政府的家庭政策〉，35。

⁴⁹ 黃健偉：〈社會發展指數啟示：如何建立更健康的家庭〉，《家庭友善政策初探》，39-47。

香港福音派積極參政無可厚非，正如關啟文所說的，這是每個公民的義務和權利⁵⁰。問題是陳士齊所質疑的基督徒參與社會時所選擇的角色和定位是甚麼：究竟香港的宗教政治活躍分子要成為香港的「道德警察」還是社會的「守望者」⁵¹？莫乃光，互聯網和資訊科技業界聯盟成員，就關啟文對反宗教霸權聯盟的自辯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詰問：基督徒要表達自己的意見，不是要進行「一場要辯贏對方的辯論會，而是要『贏得人心』的社會活動。」基督教大動員去支持網絡監控、反對同性同居者被包括在《家庭暴力條例》之中，不是一個用論說去辯稱自己不是霸權的問題，而是應該檢討為何基督徒的動員行為，會惹起公眾的疑慮，被視為宗教霸權的一種展現。更嚴重的，是動員手法所做成的社會分化和仇視氣氛，又是否有違維家運動的目的⁵²？

香港信義會監督戴浩輝亦指出，「捍衛家庭傳統核心價值人士與支持同性同居者之間的角力已在教會裡漫延。反對把同性同居納入條例者將會被視為「道德派」、「右派」，教會因此也被分化為左右兩派。繼美國聖公會引發世界聖公宗的內部分裂，美國信義會於去年八月表決「人類的性愛」(Human sexuality)文件，亦同樣引起普世信義宗支持和反對同性性行為人士兩者之間的對決⁵³。對於同性婚姻和家庭的支持與反對，反映著宗教及社會不同價值的存在，用禩智偉的說法，需要不單是宗教的視角，而是多方面的社群價值考量。

近代宗教文化之爭的背景是全球宗教及政治保守派別，在面對現代化的多元價值的衝擊下尋求反撲的政治氛圍。美國由七十年代的列

⁵⁰ 關啟文：〈回應『反宗教右翼霸權遊行』〉，參<http://www.scs.org.hk>

⁵¹ 陳士齊：〈不寬容是最大的黑暗——論教會在世上的寬容文化使命(上)〉，《思》，107，(2007，11月)：28。

⁵² 莫乃光：〈『宗教右派、世俗主義』研討會後感〉，《時代論壇》，眾議園，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51932&Pid=2&Version=1123&Cid=641&Charset=big5_hkschs#

⁵³ 戴浩輝：〈宗教霸權與教會左右派〉，《香港信義會永恩堂：監督的話》，載於<http://eglc-hh.blogspot.com/2009/03/20093.html>，擷取日期：20/11/2009。

根 (Reagan) 開始，到八十及九十年代的大小布殊 (Bush) 帶領的共和黨政治，均仗賴宗教新保守主義陣營的積極支持。這裡不單指在美國各級選舉中來自基督教福音派的地區選票數目不少，共和黨內不少官員及議員亦相信宗教可以作為提供統領國家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價值資源⁵⁴。兩者在道德、性和家庭的領域上的合作，成為大家可以對易和轉換政治力量的台階。在宗教政治活躍主義的催動下，宗教重新結連政治已不再是一個意願的問題，他們結連的現實所產生的政治操作能力已見證於美國單邊反恐戰爭的道德說詞和政策的實行中。政教分離不單在像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也從來沒有完全成功過，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復興更將政教結連的訴求展露在全球政治衝突的舞台之上，急待解決。

今日香港的福音派政治活躍主義要行使公民權利和義務，積極投入香港政策的制定自然不是一件壞事，這是現代開放社會中各利益團體進行政治商議的必然舉措。問題是他們是否有認真考慮公共政策訂定的公平和公正原則，民主政治的結果不會亦不可能遵照某一團體的價值取向來訂定，而必然是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的最大程度的照顧。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參與模式基本上建基於有選取的經典詮釋，並以之為絕對的真理，這樣的政治的發展恐怕只會跟隨美國右翼基督教的後塵，需要不斷將一場子虛烏有的文化爭戰升級，強化社會矛盾和衝突。

在香港來說，因為九七之後的政治形勢的改變，保守的建制派政治當道，福音派的保守性道德和家庭政治立場，已成為建制權力的籠絡對象，有意無意間發展一種親和政治聯盟，支持主流意識、打擊民間社會少數異見聲音。九月份在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主持的香港電台節目《左右紅藍綠》中，自認一向支持民主直選的他，在節目中轉向批評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爭議，聲言賦予社會既得利益團體特權的功能組別

⁵⁴ 參Shadia Drury, *Leo Strauss and the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St. Martin's, 1997), 8-10.

間接選舉制度未嘗不是民主進程的一個選擇。這樣貼近保守建制派政治主張的言論，不論是否與維家運動需要保守政黨支援的背景有無關係，他的保守政治取態已經成為關注保守勢力政教結連的又一罪證。問題是，除了支持異性戀家庭、反對同性戀任何法律地位的政治爭戰之外，福音派的政治參與是否有一個更宏大的社會願景，帶動著社會的進步？很可惜，根據蔡志森自己的說法是：沒有⁵⁵。

⁵⁵ 訪問蔡志森，21/4/2009。